

大手笔写小故事

樊先生的写作意图即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用大手笔写小文章，他的文字并不是单纯地解读历史，同时意在言外，读来也更具有杂文的快感。

□ 撰稿 | 王 淼

樊树志先生的《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是一部以个人为线索，来解读明朝近三百年人事变迁和权力纷争的著作——既然名为《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书中关注的重点即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博弈”，其中既有皇族之间的内卷，也有朝臣之间的倾轧；既有后宫的争宠，又有宫廷的内斗……各类人物的活动构成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正像樊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主体是人，忽视了人的主体，一味偏重抽象的分析，就会让历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而通过一个人或一个故事来揭示明朝政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和政治密切相关，不仅可以从中窥探到明朝政治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将历史化雅为俗，更易于展现历史事件的无穷变幻，从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有明一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算起，值得称道的皇帝可谓寥寥无几，这其实是与封建社会家天下本质特征分不开的。清初史学家谷应泰即说得非常到位：“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娇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除了艰难创业的开国皇帝之外，大多数守成之君都是在阿谀奉承的氛围里长大成人的，想让他们有所作为的确有点勉为其难。事实上，别说让他们有所作为了，只要他们能够做到不荒唐、不乱政，已属非常难得。不过，尽管明朝皇帝每个人从政的能力各有差异，但他们在内卷方面却均有着超常的禀赋。比如明成祖朱棣，他不仅以“奉天靖难”为名，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得了江山，而且以“诛十族”和“瓜蔓抄”的名目，大肆屠戮建文旧臣，



《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
樊树志著
天地出版社 2022年6月

书讯

《消逝的海外华邦》

华人下南洋，在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地区进行移民和生活至少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18—19世纪在今天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西部的华人社群更是开创了华人海外社会的新阶段。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多个政权实体，包括兰芳公司、大港公司、三道沟公司，等等。这些华人政权虽然已经在历史中消逝，但对于中国历史的价值却非常重要。梁启超将兰芳公司的创始人罗芳伯与美国国父华盛顿并称为当时的伟人，这些华人政权是中华文化非常珍贵的旁支和拓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其残忍的程度可称空前绝后。比如怠政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明神宗朱翊钧，只因“政治需要”，便对立有大功的张居正进行死后清算——在皇帝面前，所有的臣子均是一介草芥，皇帝一言决生死，一言定荣辱，不过是寻常故事而已。

与冷酷无情的皇帝相比，朝臣之间的相互倾轧，其残酷与血腥的程度也并不稍让。诸如严嵩父子对于夏言、沈炼和杨继盛等人的陷害，不把他们置之死地决不罢休；诸如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于东林党人的陷害，栽赃诬告，严刑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就连有名相之称的张居正，也同样通过排斥异己、打压同僚的方式谋求上位，盖因朝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决定着双方的生杀予夺，实是一种生死相争，不将对对方置之死地，就极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杀。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般朝臣只有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方可自保，而不畏威权、据理力争的大臣则越来越少——不可否认，有时确实会有海瑞这样的耿介之臣出现，却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因为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大背景下，又有谁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时，樊先生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言必有据，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二是虽然以“讲故事”的方式解读明朝的历史，但并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努力把故事背后蕴涵的深意挖掘出来——此亦即樊先生所说的“用事实说话”，即便偶有议论，只是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总而言之，樊先生的写作意图即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用大手笔写小文章，他的文字并不是单纯地解读历史，同时意在言外，读来也更具有杂文的快感。■